

雞

肋

集

五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二十四卷

書

上皇帝北事書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四

上皇帝論北事書

臣晁補之謹齋戒擇日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竊
年抱經志願局促綠衣紵絮多學無益竊甘野人
自曝之溫輒昧廣厦重裘之煥退無尸祝尊俎之
位進干庖人操刀之職不計僭越冒言天下之事
陛下赦其狂瞽而矜其市井草莽有介然之心一
賜察省天下幸甚天下之治莫大於制禮作樂而
臣之愚以謂二事有在於施設之後者其所先舉

者以定天下晏然則禮不制而備樂不作而洽凡此所缺特北胡一事而已臣患之至深以謂陛下神道設教紀綱旣正天下大定燕居而高拱百工安職四民樂業矣而不能無一朝之事或經聖慮者庶幾在此迺臣之狂瞽而深患所至有取萬一則臣區區窮年抱經志願局促猶不爲綠衣紵絮多學無益夫豈惟天下幸甚臣之師教臣亦若此也北胡猖狂敢冒故疆使天下百年有爲兵不得藏今四野肅清邊不告遽而縉紳先生四方寒士

或北首憤悻爭道利害者非願於太平無爲之時
生事覓功特以中國之地前王之舊有未復而已
獻言陳計者踵相接於國陛下優而容之如假種
借耕久貸不償亦不以券責豈非周慎再息萬舉
萬全以謂將欲取之必固予之不欲以所重試所
輕哉內治未具不遑外憂心腹旣寧手足當治以
今準管莫利此時置而不念何以異夫宿雨坳池
科斗所泳不以時去設不害事而鼃黽日暄乃臣
之所願爲陛下深息者特曰以中國之師責中國

之地得地而師解不爲無名如此而已陛下知兵之道愈於黃帝復古之功過於宣王披圖在目長想遠慮則窮髮龍堆螻蟻藏情不待前箸而臣私憂過計竊不自揆忘已之愚不敢膠柱鼓瑟御馬以書陛下發天光使得竭忠則言而有罪非臣所敢避也夫北胡之盛莫盛漢唐而所以制胡亦漢唐爲得三王以前事則經見戰國之際人自爲防徧舉悉數則孰與四庫之書終始爲備百執之謀同異致詳故臣輒皆置而不論論漢唐之所以

制其疆者其疆可制則方其弱時不論可知漢病
匈奴唐病突厥至於畿內鳴鏑渭橋按轡後宮辱
於羶裘宗室降於絕域其形如此之逼也然而列
五單于滅兩突厥擒回紇制延陀漠南塞北皆漢
之賦盧龍松漠皆唐之府臣深患至此然後知北
胡之盛雖莫盛漢唐而所以制胡亦漢唐爲得也
冒頓烏維力足以弊漢而武帝雄才數戰不倦匈
奴絕幕自以漢不能至而漢率二三歲一出或二
千里不見一人故匈奴至於孕重墮殞罷極苦之

夫搏鼠當庭善遁易失灌垣熏穴則生無聊賴故
欲戰在我則不欲戰在敵此其情自咎然也頡利
突利進如颺風而太宗知兵善戰虜在其術中而
不悟兩陣馳語二主坐攜六騎臨水羣酋奪魄靈
朔之境曰我將滅之命有司更所與書爲詔若敕
思摩孱懦至威恩流涕願爲一犬守吠北門蓋五
十年無突厥患臣嘗壯二主以謂得一時之權置
三王之事則漢唐之事猶在中策何遽無策乎今
臣又計之耶律雖桀驁其疆亦未有以過匈奴突

厥者陛下神武不殺高越前世制之得術可使繞指惟上之命何至越百餘年而不暇營哉臣請爲陛下言契丹可取之形五古者北胡無大君長種落部族不相統攝搏鬪擊彊者爲制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勝不相推敗不相愛尺地一民不自保而有也無城郭邑居故其民遷徙難制無耕田作業故其人食足不勞無文書約束故其人一而易使無營陣行伍故其人戰自趨利彼以其智力之全不治四者而一之於鞍馬射獵中國亦以其

智力雜治四者日夜不息而以應戎狄之至閑故
其自視常以無法勝中國利則烏合譟而從人不
利則雲散四去欲追無所自冒頓盡有北垂之地
胡人始不安其舊而有侈心尺地一民皆欲保而
有之不能去也其後衛律教單于穿井築城治樓
以藏粟或者以謂胡不能守降及唐世尤以合中
國之好爲重至佩印綬服爵命廢一置一皆決於
朝廷亡虜之在中國者或樂而忘歸胡人自是益
雜中國之俗乃臣以今料之則盧龍范陽中國故

地又非特如此而已城郭邑居耕田作業文書約束營陣行伍四者皆因漢俗而胡無一焉雜處而交治欲其胥而胡不知疆勉之難堪此其可取之形一也冒頓烏維伊種皆席匈奴之始疆能以其力爲中國患武帝中年力盡於北胡而朔方之患無歲無之然匈奴卒不能踰塞而南以有漢尺寸之地而陰山艸木茂盛單于之所依阻者漢輒奪焉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頡利突利延陀之兵皆號精悍數入寇唐一旦至渭上薄畿

內唐亦以其南征北伐之餘力完不弊日削月剝
至奪之地而隸都護府不敢輒怨蓋未有坦然肆
志窟宅中國之地藏獲諸夏之民如耶律之侈者
臣嘗計之其君亦非有冒頓頡利等輩沈毅雄勇
之姿阿保謹特有天命而德光之暴以謂晉之立
自我晉亦不勝其德而屈之驕子不制日益侈大
割地弗厭至踐中國此如黔中之驢土所不產方
其一鳴虎爲遠道而其技止此亦足悲也夫人之
情勝則驕驕則不自彊棄秋未霜則水濱之腐草

猶足以爭明於陰夜天寒既至萬物將肅則莫或
使之一夕而零其理然也璟與明與賢皆柔懦不
事事隆緒稱多謀不能復振焉宗真好樂兩母爭
權至內相殘當是時皆有可棄之隙而中國不取
迄於今四十年彼其君苟非有過人之才臣知今
日之治與璟明宗真未大異也夫知敵之主知敵
之將則每戰不殆彼曲我直我整彼亂此其可取
之形二也石氏之割地當其需人之力制命在外
無以異於晉惠公河外之列城買人而已無積仁

累義之資一朝而有天下舉天下之大億億然常
恐其不能守何暇重割地哉窮室之人驟獲千金
不能經營販夫孺子皆得以起而制其弊富家巨
室力足以仁其四鄰則四鄰之外所衣食者猶我
有也尚誰得而嗇之哉石氏既亡京師不守中國
爲之一虛當時人君內憂其腹心外病其四鄰中
國狼顧自救之不暇故胡人得以竊計其不及圖
已而跳踉虛喝求以堅中國不動之心至於柴周
天下小定以其享國之日淺乃能用一朝之議一

戰而勝以復三關由是言之胡雖彊中國雖積衰
之緒猶足以勝之况治朝哉律耶明時胡已浸盛
柴周之取三關蓋人有告之者曰此本漢地何惜
之有然則彼其平居驚然不顧跳踉虛喝豈固敢
吝其非已有之分爲所常守之資哉求以堅中國
不動之心而已今國家百年太平而陛下神武不
殺高越前古心有所懷威動萬里柴周叔世臣豈
敢議然以今天下言之運偶聖人時在千一富萬
柴周力萬柴周將賢則萬柴周士勇則萬柴周斷

而必行鬼神且避以懾小寇勢易破竹此其可取
之形三也太祖龍興不折一矢不馳一馬而有天
下天下稽顙而稱臣五國委命而下吏夏商之興
莫若此之捷也當是時舉中國之兵十二萬而已
太宗皇帝繼以神武之資經營四方至于大定并
汾之討師久於外雖迄奏功然倉廩之羨士卒之
銳殫憊於河東太宗爲社稷長慮慨然太息有恢
復心士不弛弓馬不解勒倍道兼行越數百里一
日出塞金鼓之聲如在天上虜不素備而燕城遂

圍分軍收城所向輒靡天下以謂遂無胡矣幽燕
之人老弱登埤而望桀輿無意復戰虜之計自謂
力不足抗乃爲先聲張言兵至號五十萬太宗重
愛民命不肯以力服虜欲退脩德以懷之而師久
翱翔士馬南首亦有怠意幾舉而捨燕旣釋圍而
諸將所下輒復爲胡蓋臣聞之城中有謀執其帥
而降者王師旣還莫不泣下雖然胡人自是始有
疑中國之心四方已定中國厭兵景德之役桀中
國不虞大舉來寇章聖北巡天意助順曠弩竊發

遂隕達覽虜相顧自失屈首請命亦無復鬪志當時之議以謂棄勝席卷兩翼遮前大軍從後可使無遺噍而天子嘉其既服亦棄不戮虜始痛自懲艾以謂中國不可得而侮也夫太宗以收并汾之餘力計議無素倉卒北狩然而一舉幾復章聖以寇出不虞至犯輔郡出師逆擊然而一戰遂却况今陛下席祖宗積累之舊虜不加彊而中國之盛則倍前日肉食之謀芻蕘之言墜數十年已審已備計成而動何慮不獲此其可取之形四也太祖

神武有希世之謀御將訓兵臨機料敵出人意料
舉天下之衆宰制役使如視嬰兒嘗謂胡人之衆
不過二十萬吾以十縑購一胡二百萬縑足矣以
太祖神武左右之將不滅衛霍滅越滅吳滅江南
滅蜀滅河東天下已安四方之金帛充於內府士
卒平居無事奕博超距志意無所聘當是時中國
特不舉設有爲虜孰能禦之者天下百年無水旱
兵革法度致脩人物阜安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
山積水委漢唐所無則成太祖之志臣以謂固在

於今日陛下建學設科使爲士者知兵頒教立法使爲兵者知戰十有餘年憧慢疲軟之氣旣復拯矣而堅甲利兵羨於四邊偏州小戍不移而具臣竊以北道三數者言之通都要路一庫之藏足以衣被十萬况濟之以大司馬之備也驃騎西征編師南略河隍六城交州九郡歸命內附而飛輓之煩不及於邊民此其美古未有也舉事動衆宜百日之費者今千日之費不憂乏宜百金之賞者今千金之賞不憂匱蓋非徒以厚費重賞爲得也要

以爲前世之所不爲者知今日之能爲之而已順
流建瓴如風靡草以臨不加彊之虜此其可取之
形五也兵法曰形兵之極陛下亦旣知形則不圖
而何待臣請爲陛下言所以入胡之策夫欲興大
事所病者兵不衆食不充天下之言者必曰舉二
十萬衆度百日糧鳴鼓而攻之以臨不加彊之虜
如孟賁之戰嬰兒何往而不可入而臣獨計以謂
非勝之難所以入虜者實難以樊噲之驍悍自意
得十萬之衆足以橫行於匈奴而或者曰樊噲可

斬夫使好奇之人不度是非不量利害高論而忼
慨其言固甚可喜然空語無施於實事則陛下尚
誰取之今臣則不然舉二十萬衆度百日糧非三
年經營之不可借使以國家之盛一朝而可集銜
枚縛馬口千里奄至雖計甚秘而人固有知之者
矣緜十許州塘水之浸以彼入非易故我入亦難
阻塞而陣燕亦起而拒白溝之南兵雖衆食雖充
非勝不能入也臣請爲陛下効臣之狂計蓋管者
尉陀畔越漢兵出豫章出會稽而唐蒙獨上書發

巴蜀罪人下牂柯以出越人不意卒擒尉陀蜀姜維拒劔閣鄧艾乃潛自陰平馳無人之地七百里卒降劉禪兩人者若按之以事而索其情則皆近乎不知迂直之計而臣則以謂論越與蜀者不如是則不可得而入今虜之勢亦何以異此臣請先爲樓船百艘精甲萬人浮膠東待渤海而勿發使大軍出次於王畿聲言以十萬出瓦橋瓦橋敵所備出亦此入亦此在兵法則所謂以正合者也潛軍其東以五萬則自滄趨平州同時而偕發潛軍

其西以五萬則自代趨雲州同時而偕發平雲非敵之所素備則滄代之兵宜易入兩翼偕縱則燕之東西可擾矣東軍入平州戰且誘以稍西行附於瓦橋之大軍西軍入雲州戰且略翔翔乎蔚朔之間而東以牽制敵勢敵必分軍以禦雲州然後瓦橋之大軍與東軍合勢而偕入則涿州新城不戰而可收東軍既棄平州平州備少憊然後渤海之精甲可以棄閒入平州平州下則營并舉矣乃間使渤海之師通高麗曰中國責故地高麗宜以

爾兵從而析渤海之精甲三千背道絕險以徑中
京之南繚古北之後奪關而守之謹守勿戰虜狼
顧自救然後雲州之西軍鼓而東以取易州而與
大軍合吾兵益張乃稍察勝逐北則燕城可圍矣
度燕城之大二十七里而止一人而守地六尺三
圍之則滿卒三萬守地無餘以二十萬衆頓燕南
攻而圍之若適三萬則是野戰以拒虜之大軍者
猶十七萬也度虜之大軍亦不過二十萬盡燕城
之大而以五萬人實之不能容矣虜之名統軍在

燕城者其所護契丹奚渤海兵馬數才滿三萬而其曰侍衛在燕城者騎一萬步一萬而止借使臣所聞未實虜能益之度燕城之大不過容五萬則既勃蹊矣而大軍相持倉囊未決其勢不相救以三萬銳師濟以臨衝雲梯之械并力而急攻間使張良陳平不愛千金從反間以啗城中臣虜之子孫能以禍福喻其衆使內附者許以封侯萬戶之賞彼其在虜或身居將相而服衣食飲不免於輿阜之賤一聞德音宜有發憤內應如望并汾之師

者一人有心則舉燕城之內其勢搖矣燕城可圖則山前後之地雖未盡復可徐致也臣又率臣之意料之使虜能出上策中國之師始動虜無空國逆戰亦以二十萬拒大軍而更練奇兵間道它徑反察我隙我大軍遠戍深討而虜兵出於不意釋燕而自圖則前功一發而盡廢欲勿釋耶而自治未可安能治人然而舉塞上十許州言之大軍出瓦橋矣又五萬出滄五萬出代虜亦以其軍三折之而應我滄翼其右而霸與信安保定介其間使

堅壁勿戰則虜雖出奇兵亦必不能入霸入信安
入保定代翼其左而保與廣信安肅介其間使堅
壁勿戰則虜雖能出奇兵亦必不能入保入廣信
入安肅何則吾爲之守者素也置是數者自渤海
之東言之操舟於水固非虜之所宜便而其所不
當忽萬一可虞意者其西北之疆乎晉唐安祿山
以范陽亂稱兵道胡中犯京兆不期月耳臣嘗考
之圖志則祿山所行自燕而西其跡具存不可不
察也國家方恢復河湟全秦之力河湟之所仰或

者患患而豫防之益全秦之地以待虜之出於不
意如此而已臣又率臣之意料之今單于之才不
聞其沈毅雄勇敢爲難制如冒頓烏維頡利突利
等輩比者其左右賢王谷蠡亦非有如張說所稱
關特勒噉欲谷之徒超卓過人之才帖帖然慕中
國學文字工語言是口尚乳臭安知出上策哉虜
計出於數者而皆不能遂則臣之所料不過舉國
興師烏合蟻聚而已使虜先能扼古北口而守之
渤海之舟師無以伺其利則我東軍扼彌老符家

私亭口之右以西軍扼挑峪紫荊金坡口之左使其東西不能出奇而後大軍鼓行而陣以挑其南虜進不能拒退無所逃不力戰求勝則必有內顧自保之心此在兵法所謂窮寇臣請勿薄勿逼緩而持之置曹王居庸等關而無奪以開其生路我亦視白溝之南塘水之浸所從歸者狹何以異於淮陰泜水之傳食東西與北三面薄阻而背阻塘水則士卒無所往其心宜固當是時陛下得人如韓信使棄其會則壞而扼之於井陘莫利乎此顧

爲陛下將者如何耳臨衝雲梯器械致修士力致
完以中國之善攻而加不能善守之虜則二十七
里之城而已何爲而不下燕城下空其積以賞戰
士以臣度之三年可以無飛輓自京東西與河朔
之列郡更輦緡穀以實之臨以重臣列亭障於外
燕可守也陛下以河湟六城之富孰與全燕河湟
遼遠城中素空匱中國且能保而實之則全燕之
富其易守可知也惟其城郭邑居耕田作業文書
約束營陣行伍無一不出中國之舊今以中國之

法守之其民宜易安燕城既守則凡石氏之故地
猶不盡舉者未之有也雖然臣猶有說者則在乎
先勝而後戰夫入人之地欲其不迷不可以不知
地索人之情欲其不匿不可以不明間地可知間
可明而軍無選鋒則兵不可以交有選鋒而不較
長短不合外助則雖多猶寡也臣請爲陛下言所
以必勝之道陛下誠得數十將用之則何患夫四
五者爲今之慮士已知兵兵已知戰而臣獨過計
以謂今選於班列以將名官者患未試而已夫將

欲興大事不可以無重臣重臣君所信功業已試
可使士卒素附可使四夷知畏可使位重德亦重
可使權重威亦重可使舉一軍二十萬之衆而重
臣得其人軍之命定矣千夫長萬夫長才各不同
則舉二十萬之軍大吏偏裨二百人而後可也夫
安能皆得重臣者而使之將委之有司之選耶則
天下必有蕭何之至明然後可以知韓信之未試
不然則趙括之易言不窮天下幾何其不以言而
信之人之才有不能治一妻一妾者有不能耘三

敵之宅者持籌挾算擐甲百萬守地千里儵然不
勞乎其間忘咎之短也平居自喜袒裼而按劍志
如飄風而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此人之情也然
則將其可以不試哉天下之言兵曰微妙者祖孫
吳然臣以謂是何以異於宋人之遺券密數其齒
而曰吾富可待豈不誤哉陛下知人能哲與大事
選大將帥既已得其人矣凡此臣不敢議然臣以
謂舉二十萬衆而爲之吏者二百人所試者在此
而已子文之治兵終朝而罷不戮一人子玉之治

兵終日而罷鞭七人貫三人耳然而君子與子文
李廣之行軍逐水草不擊刁斗程不識之行軍嚴
斥候擊刁斗自衛然而士卒樂李廣將之才固不
可而一也孫武之試於吳也以婦人孫臏之試於
齊也以上中下馬用之於婦人用之於馳馬非將
之常也兩人者唯其無所不可用以成功故卒之
武能將吳以入郢臏能將齊以却魏豈不用其試
哉驪山之閱天下撥戎服以令賢如郭元振幾以
失軍容而誅而薛訥解琬乃獨有不動之軍教使

然也今天下之吏以將名官握兵柄習軍事者環列於輔郡迨數十人平居無事大車駟馬洋洋乎國中與之言兵而不能者幾人若此臣豈敢以爲遂乏才哉凡所以必待試而後可用者特不敢以能之於平居無事而信其用之於倉卒擾攘也陛下知人則哲能官人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勇去其暴用人之智去其詐皆得其所以用則向之四王者凡可以委之夫將而已以二十萬之軍度百日而後罷廝役在焉人日繡二升則率兩日而

食非萬石不可百日則百萬千日則千萬邊儲不
足以給則不可不權而入之於民今天下之買爵
者緡錢五千高得一尉下乃助教極矣爲之說者
曰商賈之子孫不可以揭而加之於民上此爲說
者之過也天下無賴之民游守不業計窮力盡者
皆起而爲兵能犯矢石致頭首有一日之勞則紆
朱懷金美爵厚廩往往而加之民上者皆是也何
獨至於民而疑之天下之民不幸而陷于盜賊白
日殺人而奪之財亦可棄矣甚者竄山林晨夜聚

嘯州里爲之搖動其中有一人焉造利而自言則賞千金而命之官未始疑也則夫商賈之子孫雖其類則賤矧未至於盜賊哉臣請爲賣爵如漢故事惟勿爲郎而已其餘皆可易之以它秩得比朝籍與京師官率能入粟於邊滿三萬石者爲之等級以授事定而止不過假百人粟可充也晉武帝用晁錯議卒弱匈奴乃臣區區意竊在此陛下幸聽焉則其詳有司可得而講也何謂之地夫四夷之與中國其土地風俗剛柔險易之不同猶之城

市之與山林竝得其宜各便其欲未嘗同也百蠻之地皆阻山負海遠者去王畿數千里一隅有故不得已而應就其近者調之則兵少不足以用欲置大軍則病道里之遼首尾衝決倉卒不救設或遂能致之其土地風俗皆非國之所習知萃百萬之衆而頓絕微之下欲深入不可欲致敵不能譬之逐兔叢林遇穴而失則良鷲逸足猶翱翔傍徨雖巧而無所効其理然也東南西南羣夷皆絕遠致險論其近而與中國比者則莫若北胡古者北

胡則本非與中國近且比也踰塞而北至於寒露
遠野人跡所不至者乃稍稍屯聚蓋李牧破林胡
雖斥地千里而胡不能各自漢至唐迄於五代始
侵尋曼衍寢有中國之地自王畿而言則白溝之
南千里而近耳置驛十數則舉朔漠之事十日而
傳之可聞城郭邑居漢也耕田作業漢也文書約
束漢也營陣行伍漢也舉山前後之地而言之無
爲而非漢者臣嘗披圖而觀起白溝趨燕城二百
里而止居庸曹王大安黍谷崆峒之山環抱如箕

而燕城峙其中自白溝而北衆山而南燕城之四隅在箕中者其地如掌由燕城之三隅東西與北衆山之塞川關要害遠者不過四百里近乃二百里而止山非不可陟也水非不可涉也土地風氣水泉百物之產又非中國之所不習也徒可徒騎可騎車可車何動而不可圖正可正奇可奇伏可伏何動而不如欲顧爲陛下將者如何耳何謂明間夫書生之論以謂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此臣讀孫子至所謂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

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
實臣始不信今乃知之夫使仁義之兵無術而自
勝則敵衆我寡亦勝敵彊我弱亦勝敵實我虛亦
勝敵逸我勞亦勝敵有備我無備亦勝而聖人者
何事乎教民七年而後卽戎而其曰不教民戰是
謂棄之者又何用也夫仁義王者所以無敵於天
下不得已而去焉兵可去而去仁義則不安至於
不得已而用兵仁義非可忘而所謂權焉者蓋聖
人亦多有之而未嘗去也孫武無王佐之才而其

言有用於王者之事間非平日之所宜先也故非
聖智不能用非仁義不能使非微妙不能得其實
如此而已聖君叅之以獲夷狄之心賢將持之以
制三軍之命士卒獲之以幸封侯之賞夷狄取之
則四境不能以是一日而安其理然也秦得由余
而入國賓燕入秦關而東胡破漢厚闕氏而冒頓
解唐語突利而頡利疑此中國之以間勝夷狄者
也韓王信在胡而匈奴入太原盧綰在胡而匈奴
入上谷中行說在胡而漢不得美幣市匈奴以至

於唐突厥以萬榮侍子而寇瀛州回紇以僕固懷恩而入涇陽此夷狄之以間勝中國者也自晉兵家之用間者一勝一負不可得而數姑以中國夷狄之制勝負者言之在中國則夷狄憂在夷狄則中國病此其理易知而其事難成不可不察也今臣以北胡之勢言之山前後之民大槩皆思漢并汾之事王師在燕有謀執其帥而降者誠能得張良陳平不愛千金以致內應猶反掌耳唐周鼎失沙州州人胡服而臣虜歲時祀父母衣中國之服

號慟而藏之河廣武梁故時城郭未隳龍支城耄
老見唐使者拜且泣曰頃從軍沒於此朝廷尚念
之乎臣讀史書至此則慨然知燕之地士大夫之
子孫宜有發憤不辱飲氣南首而望王師者徒患
無以發之耳以契丹之舊法言之其得漢人皆僕
妾役之仕宦而顯者婦見其主如舊禮殺漢人而
以牛馬償之弗誅也迨蕭氏乃始徙漢人益北居
而以契丹奚渤海之民雜處幽薊殺漢人者如殺
人之罪自以謂漢人之子孫可懷矣然臣度之燕

之人皆謹厚朴茂世漢種也終不能胥而胡白溝
新城崎立而相望漢之俗良美也不幸而子孫世
世爲虜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勢不可矣天下
誠不乏張良陳平之智不愛千金仗社稷之神靈
所麾前移所指前死五閭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
紀褻幽薊之城百日而平使彼粟實可因而食使
彼粟虛可因而墟也地可知間可明夫然後合三
軍之士而表其技且勇者此之謂選鋒越有君子
五千人秦之鬪士倍於晉若此皆選鋒也凡兵尚

義而保氣義之所勝愚可明氣之所加柔可彊人
之情非有鈍利之殊也顧上所以表之者何如而
已一夫當死市袒裼而不呼則千人爲之失色童
子按劔而先登則七尺之丈夫全軀保妻子者猶
爲之却也然則人之情豈固難知也哉前有大壑
臨之則魄墮而懼狼顧却踵則身在平地夫誰肯
舉足而蹈其危使爲士卒者知有死之榮無生之
辱夫然後顧平地不爲安蹈大壑不爲懼則攻何
患堅城戰何患堅陣哉吳起臨陣有一夫不勝其

勇遽前取首而還吳起曰雖勇非吾法也斬之吐
蕃逼奉天渾瑊進單騎馳之挾虜一將躍而出一
軍皆謀臣以爲若此者皆可賞勿誅而吳起反之
此用兵之過也鋒可選然而不校長短則臣以謂
兵不可以交何則天下皆以北胡爲善用兵而臣
獨計胡非能出奇合變循環無窮也顧其長在騎
射而已自圖志言之多馬之地半出於胡而其能
挽弓騎射蓋亦天性使然趙武靈王變服從胡騎
射而由是以取中山此其爲策之得者非以其所

長制其長哉冒頓控絃百萬白登之圍騂驪白
各以其方之色自古以馬戰未有如此之盛者也
漢武帝中年銳意馬備阡陌之間盛或成羣比戰
數勝匈奴罷極矣而其後亦以馬少不能復出則
度漢之能以其長弊匈奴亦在騎不在徒明矣唐
薛延陀不知以所長抗中國而自恃其數以徒勝
執馬者旣収而徒不能復爲卒以取敗胡人自是
益自知其短於徒而中國亦暴其所長而術制之
比者朝廷置騎射又教民蕃馬意良而法美矣而

或者民之馬雖蕃而未教故臣以謂置義勇置保甲則民馬皆可以假而習夫馬生其水土則人心可知然而教訓之不安以之當胡馬之新羈朝夕馳騁乎荆棘斥澤之地體安而心調者恐非敵也陛下誠用臣說則義勇保甲之籍於民者方其教時皆使之習騎騎不足則更借之乎民馬嘗入而藉諸官者番假之則民力不勞而馬不病不過三年天下皆可用之馬以是佐軍則漢之戰何以易此雖然猶有所需者則外助而已自咎爲國未嘗

不以夷狄制夷狄其說以謂海濱之蚌鷸兩自斃而後人能并得之匈奴方病漢而烏孫昆彌亦自以不得與中國通漢藉烏孫撫諸夷以孤匈奴之外援校尉常惠護五將軍兵擊胡而昆彌常力戰爲漢軍鋒所殺過當匈奴遂虛於是丁令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而匈奴析其兵支三敵國以南與漢爭一旦之命卒以困弱至于裂五單于昆彌與有助也臣嘗譬之鄉邑之小盜三人而爲輩則百不得以力擒一人焉爭財而不平則二

人者不制而自弊何則其素相知者審也陛下南
面負屨冠帶而朝百夷四海之內八荒之外心有
所懷唯上之所命迺者高麗折於胡不敢越遼而
西以効其一日之力於中國陛下能撫之至絕海
蹈越綿數千里而入貢闕廷陛下嘉納遣賜報聘
增美於祖宗之禮臣聞之其國見使者至皆歡喜
擁道自慶未始獲也被其折於胡久矣宜有以逞
其志如烏孫昆彌者而臣未敢言焉凡此數者陛
下得一重臣而委之與在廷一二之士嘗得預聞

腹心者皆可以使之雜而議然後臣之策庶幾乎可効也兵既定石氏之故地已復臣請謹封疆嚴斥候戒邊吏無得以非中國之地而利絲毫以爲功且示聖人以天下爲度而致誠信以結之虜雖失燕知其本中國之舊而不以爲吝中國亦與之講好修聘權猶替時可使如伯氏之奪邑沒齒而無怨言此百世之計也臣身未嘗爲吏則凡國中之議是非利害不知其果何從姑以臣深思所得發於畎畝憤悱之忠而不能以自掩者獻之闕下

陛下好問如虞舜亦幸擇焉韓愈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故臣至此猶願致其愚者則曰必行而已以臣之幼而學壯而欲行之心而又幸出於聖人之世三代之時以戴非常之治沐無窮之休褒衣博帶學古人之事而名諸生之列每聞陛下德音雖在市井草莽欣喜自幸如第五倫其所願伸喙道說以求補於萬一者豈特此書之所敘而已然臣竊以謂禮樂爲大而必其所先舉者已定天下晏然然後禮不制而備樂不作而洽區區之愚蓋

在於此臣身賤跡外其學甚野輒敢不避鈇質之
誅而冒言其所不當預之事懷不能忍憤悱自致
無以異於傳之所謂怒黿而幸人君之一式陛下
揭日月之光而葦屋之幽得以容則臣疎遠之言
庶幾乎可採而無罪若乃安畎畝之賤而不知聖
人之世三代之時非常之治無窮之休親逢之會
爲難遭則臣之俛俛不出門庭其失時亦極矣伏
惟陛下萬機之閒一畱神聽焉天下幸甚天下幸
甚臣無任俯伏待詔激切之至臣補之誠惶誠恐

謹昧死再拜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四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二十五卷

罪言

上皇帝安南罪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五

上皇帝安南罪言

臣補之昧死言臣聞杜牧曰國家大事牧不當言
實言之有罪則自以其書爲罪言安南之舉賤臣
輕言之亦罪也夫仁懷義率智謀信結而出之以
勇聞然而鼓堂然而陣身被堅執銳奮臂大呼以
先三軍使三軍之士進旅退旅如驅羣羊如視嬰
兒與之往與之來莫知所之若是者臣不能布策
挾龜迎日計月望雲占風觀星候氣雷聲雨沐虹

垂霧橫暈珥光怪背建向破從孤擊虛六竊三刑
生王囚死以察害凶以明利吉使三軍之士逆之
以止順之以行不厭不疑至死無所災若是者臣
不能畫地聚米相險度夷左青右白前鳥後龜無
當天牢無處龍首高陵知逆背丘知向林木之隰
葭蔣之陂一迂一直一亟一遲使三軍之士所由
以入所從以歸交挂圯絕不失地宜若是者臣不
能馳一蔡之車掉三寸之舌不甲不兵以行賊營
曉以禍福諭以利害使賊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可

以無戰而屈人之兵若是者臣不能深溝高壘清野以待示以所害欲戰不可三時務農一時習武百姓家給人足雞犬相聞使賊不敢南下而獵於嶺東出而漁於海徹關棄傳內外爲一若是者臣不能臣負不能之才五且少孤不幸墮在荆棘泥塗之中荒楚幽穢不得預聞下士之議而私慕庶人所以傳語者是以不勝犬馬心願効一言雖然凡所言者亦非曰能之特其理勢之然否可道者也自交趾犯順侵軼郡縣溪嶺騷然檄書日聞陛

下仁愛遠民若保赤子憂勤宵旰思所以禁止安
集者臣雖不備行列有目有趾莫非王臣故忘其
怯懦以自試鈇鉞之誅謹參古驗今先論其所宜
勝與所爲未可取者而次條愚計於後以備執事
者擇焉傳曰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又曰敵加
於已不得已而應之謂之應兵兵應者勝陛下以
父道育四國四國所宜歡欣咸以子來而交趾不
道乃干大順陛下謀於心謀於卿士以逮庶民設
壇授鉞應而討之兵應者勝此其理勢必勝一也

兵起之初五管莫備賊至城下市合不知而邕州
刺史蘇緘家世儒者不識金革汗馬之勞卒遇天
變乃能奮不顧身閉城築壘連鬪宛轉以嬰賊鋒
兵敗不屈血染砧几妻子女婦駢頭爲戮將吏偕
死者至數十人遠近聳動爭欲仗節前驅者此其
理勢必勝二也陛下卽位以來精意武備設監置
官以董軍器金鐵皮草筋髀膠漆精良百選刀稍
矛槍戟楯蔽櫓矢弩冑鎧鼓旗笳角凡軍之須一
切素具北益黃河之水以滿隋渠南畫豫章之木

以爲船一船所載當中國車數十量舳艫相銜以
濟南師此其理勢必勝三也交趾之地不過中國
一大郡叫呼跳梁不足以越千里疲弊空窶不足
以支數歲陛下神武天旋雷動莫不蠢然況此小
寇制之得術捐五管一城足以當賊有餘何至嘵
嘵以煩執事者今析中國之衆五一以伐之如舉
岱山壓鳥卵此其理勢必勝四也陛下謀臣計士
布列中外適一事命一將皆試可乃遣而比歲更
武舉之科親延於廷諷以計策天下小兒孺子莫

不踴躍憤排爭試劔馳馬指畫論議以希功名其
作新振起亦勇氣百倍矣交趾徼外小國其人腥
臊雜處非素知兵能出奇合變也乍聚乍散非有
常性鈔掠奪擊與邊人爭一旦之命此如攫鳥逸
獸雖角牙爪背輕利足奮而不知人能以機械罔
罟獲之此其理勢必勝五也雖然勝可萬全而有
未可取者此事之情不可不察也陛下方拓西疆
指圖授算以取熙河六城如探懷中物虜逃遁不
敢窺境上將徃近功士飽新賞帶甲十萬蔡勝南

指有輕交趾心臣以謂姑無謂交趾小蜂蠶有毒不可忽也傳曰鳥窠則啄獸窠則搏人窠則詐咎魯人與邾人戰魯卑邾不設備而禦之邾人敗魯使我軍不知察此交趾示弱以堅我我迫其窠使姦謀得恃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一也中國陰陽之中土氣和適其生物如之故極寒甚熱皆是傷病百越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故性能暑三月五月春草黃茅嵐霧瘴氛上炎下潦颶風之所扇鼓且土多毒蟲蝮蛇沙蝨過而踣者猶十

三四焉今以舉大軍宿之其間久而不召彊者病弱者死奚暇爭功利哉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二也古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故軍無輜重則亡無委積則亡無糧食則亡臣請以漢賈捐之所論羌軍質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錢續之今交趾之遠非特羌軍也且輟畿內禁卒及調河北京東戍兵五六萬以伐之倍道兼行三月而後至以臣計之人日糒二升則五萬人之費日千石也行三月日千石

舍未畢陳未定而十萬石之粟去矣使其淹回未
有成績其爲費可勝言哉孫子曰智將務食於敵
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芑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此
計平地千里之法也今以京師直交趾五倍而言
之則何啻二十鍾二十石而後可以當賊之一矧
其俗又非專以五穀爲養也木實草根魚鼈蚌蜃
之爲備且其土之所出足以給其人安坐而待我
若此雖十年不病闕食也傳曰粟不如者勿與持
久持久非遠行之利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三也平

陸之軍習於車攻，閑於騎鬪，蹈蹂厚土，大步疾走，左旋右折，出入往來，蕩蕩坦坦，不可障阨，而以之入於東南之幽，前則重山，後則複溪，左則大阜，右則深谷，積石叢篠，車以摧輪，馬以敗蹄，擇土計地，若不容足，縱行則絕首尾，衡行則絕兩翼，往不知所如來，不知所返，而賊生死其地，其人如猱狔，下上坂險，筋力百倍於華人，倏起忽止，適去已至，從之如搏景，不可得也。傳曰：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地利者，兵之助。故孟子所記亦先地利而後天時。

而將士非素知此其理勢或未可取四也畿內禁
卒固天下材之選賞罰素信約束素明拳勇亦當
百矣然臣竊計之設比營而擇或取左遺右或取
右遺左參差不齊聚爲一軍則少非同卷長非竝
舍賚賜不偕受調發不俱行雖一之以旗鼓晝戰
目不能以相識夜戰聲不能以相知則臨事難濟
而河北京東之卒又半雜新軍廼孱貧窶不任田
畝徒博飲酒計窮力盡之人乃起而爲兵一旦遂
驅之戰不惟不足勝戈甲爲病而其往也皆有戚

戚羈旅之懷夫戰勇氣也氣不盈不可必勝此其
理勢或未可取五也凡此較然易見雖五尺童子
能道之而臣所以獨不自已區區爲國私憂過計
者非以交趾果能爲足拇病也以謂遠勞王師戰
久不決則事將不能無弊不可不察也夫交趾實
古揚州之南境自三代盛時列荒服之外不及以
政秦并天下略定揚粵以謫戍守五嶺與越雜處
以至漢而任囂尉陀亦數以其地叛當是時有閩
越東越南越東甌西甌謂之百越交趾百越之徼

也其國距洛陽南萬一千里人皆雕題文身項髻徒跣俗相習以鼻飲父子男女同川而浴今其地負海倚山阻險僻迂師行之道可以爲正爲奇爲伏者非特一途而已也蓋漢初遣王恢韓安國擊越亦一出豫章一出會稽時唐蒙亦使越越人食蒙以蜀枸醬蒙婦因又上書通夜郎浮船牂柯以出越人不意其後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按圖湟水蓋出於連州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潢浦按圖潢浦蓋出於廣州故婦義越侯

二人爲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下灘水按圖灘水
蓋出於桂州馳義侯發巴蜀罪人下牂柯牂柯卽
唐蒙所通道起夜郎者也於是五將軍咸會越人
或降或亡南越平爲九郡至建武中交趾女子側
貳叛馬援將平之援始自合浦緣海而行隨山刊
道蓋千餘里如浪泊禁溪無功居風下雋壺頭之
路凡圖記可見徃徃援所行也今其計謀所長不
可得而知所知者其出入往來死生之地髣髴
具在師行所從不可不察也臣又以今言之居後

踵前固不必皆出前人之舊而其大槩瀕湖以南
要害之地朝廷因以分屯迭進至於明越餘杭海
上諸郡負海無障塞中國所素不虞者臣願亦粗
修守禦備游寇凡此非特以待交趾而已臣又以
今料之使賊能爲狂計固不出於三若外有合交
據關守隘以老我師我頓兵絕徼之下曠日遲久
欲戰不可引去則賊又復至回軍轉陣返而赴之
賊又入保如初如是數年則邊人未有息肩之期
此計上也若開關闢戶誤我以利誑我以弱設計

誘我且戰且却我易而不戒乃亟入之以墮賊計
中賊度我歸遠以奇兵斷後我進無所得欲退不
能此計中也若棄關不守鼓行出隘唐突侵軼疾
戰自快輕勇悍亟分散四擊大則劫城小則掠屯
其入吾之地恐不深其爭吾之利恐不及我主彼
客彼輕我重我衆彼寡雖彊可虜此計下也賊出
上計利在賊出中計利害半出下計魚爛亡矣臣
又以今料之賊必不能出上計何則海外遠國固
非交趾之弱所能恃雖近有羣獠又非固爲交趾

役也况敢侮王國乎意者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有不自安之心今臣姑置遠者而不論論羣僚之近者則亦不可無所以待之今見朝廷舉大兵欲滅交趾彼其中能無介然疑似之心哉臣獨計以謂誠能擇使者如臚食其司馬相如陸賈班超等輩蔡駟持節以寬大鎮之告以朝廷誅叛逆賊卽伏行罷兵矣能從中國討賊及反間致頭首者計所得以賞以身從者賞以身以家從者祿以家以鄉從者封以鄉以縣從者侯以縣縱不能悉從可以

少定其志則是不戰而賊之形已窘矣臣又料之賊無他助其上計不能悉用或者猶參上計而雜中計參上計據關守隘以老我師我雖衆無所用之請以大軍當其衝虛張形勢以疑賊而陰擇精兵爲三四間道絕徑或薄其左或突其右設奇取之兵法所謂攻其所不守也晉蜀姜維拒劔閣鄧艾乃潛自陰平行無入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崎嶇險絕以羶自裹轉而下士卒皆緣崖攀木魚貫而進卒降劉禪此設奇者也雜中計開關闢戶以

誘致我我雖衆亦無必入請畱大軍屯其後而以
驍銳佯從之輕足利兵以爲前行分屯析隊伏於
兩旁勿薄勿迫遠而挑之偶勝無追不勝疾歸弃
金遺鼓拔衆以馳賊貪吾獲可邀於阨卒前遇伏
其衆必覆兵法所謂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
利者也晉北戎侵鄭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
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勝不相推敗不
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從之遂
破戎師此設伏者也賊出上中而不利將悉衆備

出以徼幸於其下計是固中國之利也請剋日而取之晉魏祖伐關中賊每一部至魏祖輒喜破賊諸將問其故魏祖曰關中道遠賊若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下也今皆來集衆雖多軍無適主一舉可滅諸將皆服語曰連雞不俱栖可離而解賊衆之謂也此三說者譬之九不能出於盤其大槩如此然兵無常數故隨所動而應之前必有滅竈之說而後繼之者得以起添竈之智顧爲陛下將者何如耳賊出下計而又不利將大走遠遁亡

海絕道以保窟穴臣請按甲勿從或曰按甲勿從何以立威於天下曩士卒所以犯晨夜冒白刃者懼不勝使幸勝奈何幾舉而棄之且賊窘窮無所知此如兩鼠鬪穴中將勇者勝臣則以謂不然兩鼠鬪穴中將內鼠勝且欲搏賊大海之間其勢必與之相從於舟楫夫使吾三晉齊魯之人失夷曠而爲樓船鬪艦浮之狂瀾之中平居無事目亂心悸而况棄以倉猝微風搖檣一夫蕩櫓我衆駭矣又何暇與之校彊弱勝負哉蓋前世語水戰以謂

越人能入水負舟而杜牧所傳鄭年者能沒海履
其地五十里不噎今海上賈人亦往往遇水寇鑿
舟沈焉此其非中國所用以取勝故也故臣請按
甲勿從而更設策修備以待之且陛下富有天下
地漸日月之窟府籠山海之藏非以交趾羸樓安
定苟扁靡零曲陽比帶稽徐西于龍編朱戴封溪
望海卑陬不毛方尺圍寸之地爲足有也又非以
交趾生犀馴象古貝文螺琥珀翡翠鼈皮鮫革蕉
紵桂蠹詼奇不法殫瑣極細之物爲足寶也不得

已而問其罪足以威懾小寇使之悔過効順歸命
中國而已賊既定臣請循古更選仁厚勇略堪任
將帥者以爲五管諸州刺史太守以歲月鎮撫其
民而因其家之可任者置土兵如保甲以時教習
土兵之外乃募游軍而就擇將吏其地平居無事
謹養而善別之以周知其心有故王臣失勢欲復
見其功者聚爲一卒有死事之人昆弟欲爲之報
仇者聚爲一卒有貧窮忿怒將快其志者聚爲一
卒有故贅壻人虜欲昭迹揚名者聚爲一卒有故

胥靡負犯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爲一卒加賜而時
慰焉使之居其地服其俗安其水土便其械用因
其糧食得以無煩執事而坐制其弊乃可以得志
此百世之計也臣身非安南將吏民庶又不親與
交趾接也安能周知其虛實短長利害所在曰今
日出某道取某屯明日出某道取某聚某道可以
爲正某道可以爲奇某道可以爲伏意者其大槩
理勢之所在故臣得以臆計胸度而妄議焉若夫
知已知彼每舉不殆與敵變化循環無窮提軍挈

衆動於九天之上此則大將軍之任非臣所得而
前知也臣愚疎外不知事體昧死陳愚計臣謹上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五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二十六卷

議

河議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六

河議

洪範五行一曰水其浸爲海其發源注海爲江河
淮濟實惟四瀆而河爲四瀆宗三王之祭川所以
先河而後海爲務本者也岷山導江導淮自桐柏
導沈水東流爲濟其道里近而導河積石其道里
遠且源壯而流激故禹治四瀆功施於河爲多積
石去中國旣遠過此人罕至至荒忽不可知若山
海經穆天子傳水經雜傳記之說槩曰河出崑崙

墟崑崙墟高萬一千里爲地之中而河出其東北
阪其上醴泉華亭多奇物草木鳥獸尤不可考至
言河上通漢見於牽牛客星之占而山海經又有
敦夢之山者敦夢之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泐澤河
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郭璞說泐澤蓋鹽澤
鹽澤去玉門陽關纔三百餘里安取崑崙墟乎然
山海經自漢儒說皆以爲禹書其所記如此雖爾
雅亦曰河出崑崙墟色白并渠千七百一川色黃
太史公班固皆以謂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山崑崙

山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窮河源之後惡睹所謂崑崙者哉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今所論亦本禹貢導河積石及周禮爾雅史記漢書載河所經與後世隄防人事迄于宋輿使有考焉禹貢天下之州九而河所道者四曰雍豫兗冀孔安國說冀以堯都不言境距黑水東據河有州曰雍故曰黑水西河惟雍州西南距荆山北距河有州曰豫故曰荆河惟豫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有州曰兗故曰濟河惟兗

州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豫州云荆河自南河以南也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然則西河之東距雍南河之北距豫東河之西距兗爲冀州可知矣故職方氏正西曰雍州而釋地河西曰雍州職方氏河南曰豫州而釋地亦曰河南曰豫州職方氏河東曰兗州而釋地濟河間曰兗州職方氏河內曰冀州而釋地兩河間曰冀州雍州以其自西河而西故或曰正西或曰河西豫州以其自南河而南故皆曰河南兗州以其自東河而東故

或曰河東或曰濟河間冀州以其距雍豫兗爲境
故或曰河南或曰兩河間而雍州言正西不言河
者則以在成周雒邑爲正西也自禹貢職方氏以
考爾雅其辨四州河所經之域皆合而職方氏又
曰東北曰幽州其川河沛幽州渤海蓋言其入歟
九州之地雍豫高而兗冀下幽州東北又下而河
起西北所從來高故其始猶委蛇稍南及其下龍
門則流駛竹箭也禹貢曰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
至於華陰東至於厓柱又東至於孟津東至洛汭

至於大伾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自積石東流至於龍門始折而南者一又折而東者三又折而北者再然後入海其所涉之地入此河經營中國之形而秦晉之河曲戰公羊所以言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者也自張騫通西域積石之西往往可紀出玉門關有兩道一從鄯善傍南山一從車師傍北山皆被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至疏勒爲北道而西域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

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其河蓋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合而注蒲菖海蒲菖海所謂鹽澤者也蔥嶺之西既不說有河于闐之西又水皆西注意河源爲出於此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盈耗皆以爲潛行地中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而穆天子傳說天子飲於枝渚之中積石之南河積石名南河則與張騫所謂南出於積石者又類而學者據經有導河積石當爲河源豈積石之西河自行地中故禹不

治而導河積石特言施功自積石始亦不說河源也積石在金城西南龍門在絳州龍門底柱在西虢孟津在洛北洛汭在鞏大伾在汜降水在信都大陸在鉅鹿其地皆可考而水經諸家圖河所道蓋自積石山始西南流又東流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與洮合過安定北地郡北流過朔方郡西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流過雲中西河郡東又南流過上都河東郡西然後乃出龍門而又南流至於華陰故呂覽說龍門未開河出孟門東大

溢是謂洪水禹鑿龍門始南流也自龍門至潼關與渭合至鞏與洛合而伊洛瀍澗四水合流所謂伊洛瀍澗既入於河也與濟合成舉與沁合武德乃道黎陽鉅鹿而北播爲九河所謂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鈞盤鬲津者也此九河者廢滋久獨漢成帝時許商上書言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間相遠百里後世因謂許商言三河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可知以

爾雅之次考焉則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而六枝者包其間然鄭康成謂九河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齊居東信如康成言塞其八枝以拓地則自桓公而來河所行蓋獨徒駭矣而太史公班固又皆稱禹以謂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醜二渠以引其河一貝丘一漯川北載之高地過泲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勃海二渠於禹貢無見不知太史公班固何從言之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於河島夷海曲碣石海畔

山夾山之右沂而入河以達冀州則禹時河入海
蓋在碣石也地理志碣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南計
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而河入勃海蓋漢武帝
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所更注也而言禹時河入勃
海何哉周定王五年河始徙見於周譜班固言之
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去古
逾遠移徙難得而考而言禹釀二渠又何哉孟子
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歷三代無患以此自榮陽
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濟汝淮

泗會於楚而禹功旣微齊與趙魏因河爲境而隄防寔興弛障谷之禁以鄰國爲窸鑿一孔開百竅如甕敝漏漸以不補則後世河數爲敗非天時也漢而下井源益煩以漕以漑甘利而昧害東漚西引河用屢窘使不得一日安流則狂怒衍溢亦固其理撫其著者言之武帝時鄭當時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番係引河漑汾陰蒲坂下自是之後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漑矣宣帝地節中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復穿渠直

東魏正始中亦穿廣漕渠引河入汴晉太始中亦
鑿陝南山決河注洛隋仁壽中亦塹自龍門底臨
清關度河大業中復開通濟渠永濟渠以引穀洛
沁水開元中避三門之峻亦北鑿石渠至它川谷
頗引以溉漕而亂水之理助河爲敗者往往而有
始自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決酸棗東潰金堤
於時東都雖大興卒塞之而河之爲患因浸尋滋
甚元光中徙頓丘東南注勃海決瓠子東南注鉅
野元封中決館陶分爲屯氏河永光中決清河靈

鳴犢口建始中決館陶東郡金堤又決平源入濟
南千乘建國三年決魏郡貞觀中壞陝州河北縣
毀河陽中渾開元中決博州棣州大和中決棣州
開成中決鄭滑乾寧中圯滑州其餘隄防人力所
不備若大雨霖漂壞郡縣病人民至不可勝紀陵
夷五代以迄宋興歲屢敗其患非一朝一夕之故
也戰國及秦用兵不遑暇事河而元光中再決二
十餘年比塞輒復圯興役最大瓠子之歌其詞哀
焉今考之武帝時至於王莽言河利害大槩十五

家其言非忠而近似者一其甚疎者一其不切者一其害焉者一其一時或利或害者二其可行無害者十而十者之論其詳者曰賈氏竊以謂漢治河盡此故備論之始決瓠子田蚡奉邑食鄆鄆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鄆無水災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之蚡要以爲食鄆計無意國事而其言未易以人力彊塞者良可用此言非忠而近似者一也齊人延年言河出崑崙經中國注勃海此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按地

圖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如此則關東長無水災
北邊不憂匈奴延年議閎大然歸於狂悖且有天
地則有此河其行流有域禹不能改而延年欲改
之此甚疎者一也谷永言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
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漂沒陵阜
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王者孰不欲
奉天理物然天時人事其應豈皆若符節堯猶有
九年之患禹猶有四載之勤堯禹豈不知修政以
應之哉此不切者一也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

隘可鑄廣之上從其言鑄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
令水益湍怒爲害甚於故是歲渤海清河信都灌
縣邑三十一禹治水蓋亦鑿龍門披山通道至不
可勝言底柱豈不可鑄而焉無其術故壅闕爲敗
此害焉者一也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
皆斜直貝丘恐水盛隄防不能禦乃更穿渠直東
民便安之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復斜直
貝丘百姓寒心孫禁以謂可決平原金堤間通大
河令人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

三郡水地得美田省吏卒治隄救水二者其言異而大槩利害雜故爲說同郭昌渠始通利後不便較然可知篤馬河在九河南失水之迹然以舒民財力爲便此或利或害者二也自管之患以故道之湮與隄防捷菑與河爭勝負故凡言分河救水怒與觀水勢復禹之舊無與水爭地者其言皆可用無害馮遂爲清河都尉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闕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爲流也今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

不能泄屯氏河新絕未久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
殺水勢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电氏
河北塞宣房北決所爲東北經魏郡信都渤海入
海蓋近禹故道會許商白不用後果復決館陶李
尋解光言陰氣盛則水爲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
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
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可且勿
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
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尋光要

近於陰陽之學而其言觀水勢所欲居則易爲功
豈可易哉張戎言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
泥今民皆引河渭水川水以溉田春夏乾燥少水
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
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
水也可各順從其性勿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
自利矣灌溉有不應導而導隄防有不應塞而塞
戎之言可謂近古許商說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
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津以北

至徒駭間相去三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
域商明算計能商功利且當是時三河者庶計可
索惜乎其事不究也韓牧以謂可略於禹貢九河
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王橫言河
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常連
雨東北風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
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
所行非禹之所穿也使緣西山足瘞高地而東北
入海乃無水災牧橫亦皆欲求禹之舊求禹之舊

固無不可而歲久難識迄於今河移徙無常處自
馮遂李尋解光張戎許商韓牧王橫七人雖議各
不同而要之遂欲殺水怒尋光欲觀水勢戎欲順
水之性商牧欲求禹之迹橫欲使緣西山東北入
海故其言皆近而橫與平當關竝賈氏之上策不
獨在漢事雖施之方今大較不能改也平當言九
河皆填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
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
宜博求能濬川疏河者夫決百川距海濬叻澮距

川見於書且水因地以制流故在易地上有水比
水行地上乃有隄防隄防之法爲不得已平當可
謂能知經矣關竝河決率嘗於平原東郡左右其
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謂水
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異處猶不能離此上
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
過百八十里者皆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舍而已
夫水所欲居人固不能奪始宅之河又盪去歲如
是曾不愛獨愛百八十里哉關竝可謂能知務矣

至賈氏之上策不欲與水爭地蓋與平當關竝之
論合其言曰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
之分度水勢所不及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
遊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
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
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
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齊與趙魏以
河爲境齊作隄去河二十五里趙魏亦爲隄防去
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今隄防隄

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迫隘如此不得安息令
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
河使北入海西薄太山東薄金堤執不能遠泛期
月而定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
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
自禹迹廢由漢至宋興千有餘年河決自黎陽而
下遠者數百里近者數十里間耳故賈氏言徙冀
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
西薄太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以今形勢所直

孝之猶是竊以謂賈氏之策不獨在漢事雖施諸方今爲久遠慮不能加者如此至難者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蓋賈氏亦能言矣以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至城郭田廬塚墓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又以謂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宜亦便利自馮遂至賈氏十家考之漢事與方今其言皆可行而無害然

卽目前之安舒歲月之力則諸家者皆能道若夫
始難而終易暫勞而永逸則王橫賈氏西山黎陽
之議於今猶上策至賈氏中策言多穿漕渠下策
言隄防蓋無足道者咎晁錯議削六國天下皆曰
晁錯愚然漢卒無禍賴錯發之夫必有大害然後
有大利西山黎陽何以異此雖然此可謂智者道
難爲流俗言也晉魏迄唐至五季言水利者不乏
無著見者獨唐賈耽嘗繪布隴西且載河所經受
爲圖上之亦不及治河也祖宗深憫河患治遙隄

置使置判官開分水河爲斗門開減水河在乾德二年三年太平興國七年淳化四年景德四年其事詳於國史而開寶五年詔澶衛數州霖雨荐降洪河爲患每閱夏書所載但言導河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未弭凡縉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爲經久可免重勞竝詣闕上書附驛以聞深惟開寶詔書最爲近古聖謀遠覽慮河之意

允山上策而天下未有應者豈所謂爲政善因禍而成福轉敗而爲功若管仲才者世固鮮哉其後景德中李垂上導河書言今魏縣之左河勢東折不如書說北至於大陸又忘其迹蓋周末失道爲衡漳所湮矣而漢志禹所釀二渠曰東爲潞川者乃今泉源赤河曰北出貝丘者乃今王莽故瀆而漢塞宣房所行二渠蓋獨潞川其一則漢決之起觀城入蒲臺所謂武河者也貝王莽時旣空而瀆滑比多壞者以地平不固故欲河出大伾上防太

行三山之間起大伾西南八十餘里曹魏所開枋頭河之東引河北行微東挾御河通王莽故瀆北經清豐大名之西歷洹水東館陶南而北合赤河以通於海起大伾合赤河蓋五百七十里兩厓倍之爲一千一百四十里去岡麓古障八百四十里治新防三百里爲用力寡大槩近漢王橫欲緣西山足蔡高地而東北入海者其說九河故迹皆在平原而下獨簡河亡則與許商王橫之說異然壘之議以謂河患率在澶滑未至九河則已決矣九

河奚利哉又欲自白馬派河爲六以助殺水怒則與賈氏議多穿漕渠者頗類事下任中正等中正等言壘所述自禹至漢河所流行甚詳其言起白馬派爲六者河湍激難制其勢或合而一恐不能各從所導借使必爲六是有六河口也隄防之功爲難於是壘議寢後用事者往往言水利以其無大改更不皆載獨載孫民先奏民先奏曰竊觀舊河兩厓間相去數十里而河流常薄西岸以此知東地形高而河欲西遷之驗也今魏恩冀之西相

邢洛之東皆古陂地斥鹵東西二三十里南北數
百里其西薄西山其東薄金隄其中地形下隱如
故渠比河決及御河漳水溢皆合流其間以謂是
蓋降水大陸故迹可決王供水衝使河行此地過
乾寧合獨流口以入於海民先議河大較與李墜
不異世多言墜民先議爲近又比歲卒潰小吳而
澶淵東故渠遂竭河果自清豐大名西派爲三四
乃東北注髣髴如墜民先所欲導云至漢王延世
之徒事塞河三旬立塞世皆以爲才竊謂猶救火

家以焦頭爛額見客者故不記與夫計向背度緩
急版築芟薪水工河卒歲儲月積增卑倍薄凡河
之近務則有司存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六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二十七卷

雜著

五行說

齊物論

學說

勤說

儆陋

烏戒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七

雜著

五行說

洪範初一日五行金木水火土而已何以爲十哉
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
九地十水生天一成地六火生地二成天七木生
天三成地八金生地四成天九土生天五成地十
去其生成之數以言則其贏皆五五土也物非土
不育故太玄曰中和莫盛於五故稼穡作甘五之

所生十之所成也。生於陽者成於陰，生於耦者成於奇。一三五七九皆乾之奇也，二四六八十皆坤之耦也。天地父母也，金木水火土天地之五子也。天有此五氣故爲天，五行地有此五氣故爲地。五行故一三五七九天之五氣也，二四六八十地之五氣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故其辨則十。其合則五，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合四方中央而五位定，由是大撓以生甲子。容成以生曆，黃帝以迎日，推策堯以閏月，定四時。

成歲辛壬癸甲甲子之見於經者也陰陽家流不見於經日官居經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此陰陽家流之見於傳者也故太史公曰因之列於九流記曰播五行於四時或謂支幹配合以言吉凶起於唐呂才五行甲子自堯舜有之物生皆受氣於五行陰陽相摩八卦相盪五氣之自然盈虛消息孰能逃之才能用此以推之非起於才也自五行之爲物皆合陰陽冲氣而生坎水也而含陽離火也而含陰故有陰中之陽陽中之陰

十日之有剛柔猶陰陽之有老少也有老陽又有少陽有老陰又有少陰故甲乙皆木丙丁同火庚辛咸金壬癸俱水而戊己借土也是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朞三百六旬有六日者一晝一夜然後成一日一盈一虧然後成一月故卽太陽之日以名百刻之日卽太陰之月以名三十日之月假令合璧起於牽牛十一月爲正行周之時也則子丑寅爲春卯辰巳爲夏午未申爲秋酉戌亥爲冬然而孔子曰行夏之時夏正人統授人時從聖人爲

正故寅卯辰爲春巳午未爲夏申酉戌爲秋亥子
丑爲冬以一日爲歲則夜半子陽生冬至之象也
日南午陰生夏至之象也甲至癸十日也子至亥
十二辰也十日所以爲五行也十二辰所以爲四
時也播五行於四時故陰陽之運無窮如易之六
十四卦終之以未濟周而復始旋相爲六十日日
辰易位而納音之說生焉然而子丑一定之位也
甲乙循環之氣也是其所謂播之於此者也十二
辰之於晝夜四時晦明寒暑一定而不可亂也播

甲乙於子丑周則復起丙丁播丙丁於子丑周則復起戊巳辰有定而日惟新惟新者猶人也一定者猶位也譬日於百官之人譬辰於百官之位各以其剛柔緩急施設於事皆其人之所爲無人而虛其位能自爲哉以此人居此位然後有此事以彼人居彼位則事亦如彼故人得位而爲事猶日得辰而生納音也日者人也辰者位也納音者此人此位所成之事也故觀吉凶者日爲事之主納音爲事之成皆日之所爲待位以行之而觀成

於納音如是甲子爲木人而不爲金人所謂天元一氣五行所播之氣本盛衰觀此而納音者要其成耳珞瑜子所謂天元一氣定侯伯之遷榮觀貴賤有無必以氣要行事成敗則以納音尊吉卑凶是其本說而或者專用納音故時差也五星則五行之氣也二十八舍卽四時之位也播五行於四時猶之運五星於二十八舍也角至箕東方之宿也春也斗至壁北方之宿也冬也奎至參西方之宿也秋也井至軫南方之宿也夏也五星之好廟

猶十日之盛德各有在也播五行於四時運五星於二十八舍五行逢其用事猶五星得其所樂處也吉凶可知也播而無窮運而不已五行反其所用事五星悖其所樂居則其凶可知大略如此參之以其氣運合會吉而凶凶而吉上下無常猶之易爻不可爲典要瓊瑤所謂妙在識其通變拙說由神也然亦以五星爲人二十八舍爲位以此星居此舍以彼星居彼舍而災祥易矣是星能爲之也非舍能爲之也然由此而有逆順所成災祥各

殊猶之納音之所成也亦不同然既曰十日合而爲五行而氣之老少日之剛柔判然異用至於五星則五而已不爲十也何以合之曰五氣以剛柔爲十日五星以逆順爲十用就術之一論之克我者爲官鬼夫克我者一氣也乃或好而爲官或惡而爲鬼則陰陽相求而言耳夫陽之所求者陰也陰之所求者陽也陰而得陽陽而得陰則爲咸常夫婦相感以通相與以久也陽而逢陽陰而逢陰則爲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睽是易之義也陰

陽之性也故十日以陰幹克陽陽幹克陰則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如水得土而有防範金得火而成方圓雖克也相得而不相勝故更爲用若以陽幹克陽陰幹克陰則志敵而力抗則兩雄必爭二主必危如一勺水之少土盛則堙一鈞金之輕火熾則飛此其常理也如甲陽木之得辛陰乙陰木之得庚陽故夫婦爲用若甲而遇庚乙而遇辛則爲志敵而力抗然甲彊而庚弱乙盛而辛衰則雖鬼不能爲之災猶之捧土不可以塞盟津不勝故也

雖金亦然故論其常欲以陰陽之相求不欲其陽陽陰陰之相敵通其變則陽爲陽助陰爲陰蓋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故五星之逆順似之術曰金木相逢極爲美土火二星爲惡曜是以其常也然而金木豈不可以爲殃土火豈不可以爲祥水亦然也順則水爲飲爲漿溉田晦浮舟航逆則墊溺金爲鍾鐸爲槃盂反則刀劍鼎鑊誅木爲宮室爲舟車反則與桎梏棺柩俱土生用於稼穡果蔬死用於墳墓覆壓之虞火生用於烹飪燿燎死用

於災其室燔其軀以五物而反之於逆順是五星
猶十日視其好惡而變化隨之陳昉所載陰陽四
時有若干神者隨六十日而運各有其次亦有吉
凶或曰實無至此之虛也善者習五行之精華氣
惡者皆五行之繆盭氣其理或然記言天地之仁
氣義氣溫厚氣嚴凝氣亦各有方易言帝出乎震
成言乎艮亦各有位啓閉生殺隨之術家之神位
理出於此然經簡而術繁繁用則疎簡用則密記
之說易之義皆在矣

齊物論

此篇論齊物然物之理齊而情故自彼是莫得其
隅而要之以天地之一指萬物一馬而後物無彼
是道泯乎無成虧矣筵楹厲施極異而皆同故言
唯達者知通爲一通爲一則不齊之論近不用也
然而衆理相承彼是未始不用聖人欲泯用之迹
故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寓諸庸則我雖不用而物
量無窮默然而自用殊施而各得若此通矣故曰
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不用則理

阻而不通故用爲通通則物各得其理故通爲得
得則各適其所而盡矣故適爲幾而聖人非有心
爲之也特因物之自庸也故曰因是以有成與虧
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昭氏之不鼓琴也猶
之七竅未鑿而渾沌不死也過此以往則反乎無
物其爲無成虧也至矣故師曠之杖策也惠子之
據梧也皆爲者敗之也皆非所明而明之也故雖
竭其智而理終不可窮謂之堅白同異名實之辨
若此其察矣然要於不察而以昧終其爲滑疑也

不甚矣乎若夫天地雖大要之一指萬物雖多要之一馬一指一馬爲論省矣則雖衆理相承默用而常通尚安有滑疑之耀者哉然其始也恢詭譎怪未通乎一故有滑者焉有疑者焉無滑無疑則其際冥冥昧而不耀有滑有疑則長短之相形前後之相隨不昧而耀矣耀也者明也而此非明也以夫衆理之相棄也滑亂而疑似反以炫聖人聖人欲爲人解紛而辨惑則嘗圖之矣故曰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物之情不齊而其理齊聖人窮

理衆人役情聖人欲反情之異合理之同所以圖滑疑之耀使無疑無滑而泯乎冥冥者莫要於此矣故重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詣以明然則聖人泯用之跡而物未始不用無意於明物而物常自此明故曰此之謂以明也若昭氏師曠惠子者知盡於此以非所明而明之祇以爲昧非此之謂以明也故曰三子之知幾乎猶曰知盡於此而終不足以明也幾盡也猶幾希也然非夫以道泛觀而備萬物之應則以不齊齊其齊也不齊乃若

莊周則以齊不齊其不齊也齊矣而猶以爲未也
故又曰今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
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異矣夫類則
齊不類則不齊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齊與不齊
相與爲齊夫有所謂齊有所謂不齊則與彼誠何
以異哉故推而上之極於物之無曰有未始有夫
未始有無者此要言無物無物則無齊矣推而下
之窮於物之有曰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
適有乎此要言有物有物則有不齊矣故於是重

言無適也因是已因是已者蓋齊物之要論盡此矣何以知其盡此也曰以因因則無適也故入之爲無非或使之無也因是以出之爲有非或使之有也因是已夫號物之數自一至萬遠矣夫無未始適有何以自一而語萬有未始適無何以自萬而語一之二者泯而無物無物而無齊矣雖然非刳心喪我不能觀物而知無故此篇始之以南郭子綦之喪我而齊物之論開非觀物同我不能知化而窳有故終之以不知周之爲蝴蝶蝴蝶之爲

周而齊物之論閉

學說

學不可已惟知之然後能好之記曰雖有嘉肴弗
會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而孟
子亦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蓋飲食
旦旦之所須故譬學於飲食爲最易知然猶曰人
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天下豈有不習而能察者
哉管野人有甘藟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取而
嘗焉蜇口而慘腹夫口腹人所同也而野人至甘

人之所不甘此非未嘗知甘所謂甘者而以夫已
甘謂人甘者止此哉至於百工衆技皆學也下至
跳劍弄丸緣竿踏索旣爲之終身不得已非特利
所在也習而知其味故樂也若廼對君子稱之則
如野人之甘藁莖芹萍子其於不足味也不特慘
蝕而後方知之也故嘉肴世皆知其旨必食者而
後益知其爲旨至道世皆知其善必學者而後益
知其爲善曰聞而知其旨且善者意之也或曰道
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而飲食人所甘似不類夫以

人之所甘者弗食猶不知其旨而道又淡而難好則不知者不其愈多乎然終猶是也病弗學耳學而入之安知其淡乎大觀四年四月旦日書付姪公秉俾以語諸小道云

勤說送甥李師藺游學

道無勤物無不勤夫既謂之物矣物必有所事有所事必勤故物莫大於天地其次曰人而三者同以才稱才之爲言物量之所能也能必有所事故天有四時地載神氣皆謂之無非教無非教者有

所事也日月如爭其所乎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意者其有機緘而不能已耶其有所運轉而不能自止耶則天地之事亦勤矣人見其四時行百物生也以謂天地未嘗勤焉不知夫有道焉範圍乎其外莫或使之日夜以造惔惔然若有與之計其期而不得暇者是能成千歲之積而開萬化之原人以其才參諸天地有誠焉冥極於道不息而善成古之聖賢惟孔子顏淵能知此故孔子之語子貢而曰生無所息顏淵之贊孔子而曰欲罷不

能夫以有涯逐無涯必僮故欲罷而願息皆人之情也然回非不欲罷而曰不能罷賜非不願息而曰息無所夫求斯須之晝至於念茲之隙其暫無幾也猶曰不能而無所此非有所畏慕勉彊而驅之也性不能已也是天地人之所以均不能無事而皆勤也雖然天地以無心莫之爲而爲故久人以有心知而爲之故息嘗試語息之所從起譬道爲萬里塗而以勤爲馬繕性之始如適舉趾其弛於負擔未知其以曷月止斯殆已故欲從事于此

必自夫誠其意者始焉夫人何可以確然隕然如
天地之無心而常運能誠其意則幾矣誠者非義
襲而取之也閑其邪則存嘗又請實之以誠爲我
我欲至於萬里孰禦之哉以其孰禦之者爲策以
臨馬不至於萬里馬終日躩蹠而不得止由不息
故能久久則疑於神矣聖人之事業所以弊天地
而疑於神則自其孰禦之者積之耳雖然此亦非
聖人獨能之也百工之賤預能焉承蜩者猶掇之
也夫豈惟其精之至自五六月纍垸二而不墜至

於繫三而不墜至於繫五而不墜則其勤之積可知已而世不知者方且曰勤者事也道無所用勤其知者則將曰事者勤也天地不能無事而況於學者乎余甥師藺年少而彊文采曄然其所學又中庸也故告以其無息者自誠其意始而余老矣不復能自彊猶樂以靜觀動日出而開吾牖以臨交衢之內四民疊疊各各以其業趣利鳥嚶翔而獸噪驚意各有所緣蜂蠅之至細迂行旁逝營宅室而競食事亦維以卒歲至於物之無情者山日

夜出雲流水之不停甲拆而勾申木不崇朝而其
華敷榮竝行若爭小積而大盈而天地乃司其成
功及其至也皆日損於是以致復而見天地之心
則萬物何莫猶斯道謂道無勤道亦未嘗息也而
其勤見於天地天地亦未嘗勤也而其勤見於萬
物萬物各以其勤自成而天地終其功故成能者
爲聖人學之積由是師藺勉之

儼陋有覩於其里而自儼也且以儼其子及
甥姪焉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
之有吾非君子安能不顧蠻貊之陋而欲居居之
不唯不能革彼陋吾未免於陋也里仁爲美擇不
處仁焉得智吾非智者安能知里之不仁而擇處
處之不惟不能遷彼之不仁吾未免於不仁也與
君子游必乎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
矣與小人游膩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
之化矣吾不幸遠君子而近小人近之不惟不能
洗彼膩吾未免於膩也一薰一蕕十年猶有其臭

吾薰也猶尚能臭之吾惡夫久而不聞也不惟不能薰彼猶吾未免於猶也四累者吾憂之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壤陋里不仁鮑漬猶與藁也引領而望夫安得賢者而齊之而不賢者乃日夜相與輩而詠且游乎吾之邦囂塵雜起千變萬化在人目前苟見此而恥者坦然肺熱澱然頽泚而內自省曰吾不幸無乃類之其庶乎居與之同里出與之同闔吾不能捨以逃也使跡近而心遠焉雖不得賢者而齊之日倣此亦賢已尹鐸爲

趙鞅戒晉陽之辱而不墮其壘培又增之鞅怒郵
無正曰委土可以爲師保何爲不增夫里無仁賢
則思吾一日之嘗辱焉如晉陽之委土非耳目能
言之類也修而存之如見叅於前倚於衡也亦可
以爲吾師何必師人

烏戒

余初借鄉書時有水丘安期者以講論
語居鄉校中安期少行四方道關中所

見如此余以其說作
烏戒時年二十矣

烏於禽甚黠伺人音色小異輒去不畱非彈射所
能得也關中民徯烏黠以爲物無不以其黠見得

則之野設餅會楮錢哭冢間若祭者然哭竟裂錢
棄餅而去烏則爭下啄啄且盡哭者已立他冢裂
錢棄餅如初烏雖黠不疑其誘也益鳴搏爭會至
三四皆飛從之稍狎迫於網因舉而獲焉今夫世
之人自謂智足以周身而不知禍藏於所伏者幾
何其不見賣於哭者哉亦或不知周身之術而以
愚觸死則其爲智曾不若是烏之能靈於彈射也
韓非作說難卒以說難死於秦天下哀其以智死
楚人不知沐猴而謂人沐猴天下哀其以愚死是

兩人者其爲智愚則異而其於取死則同矣寧武
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智愚觀時而動禍其
可及哉